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二刻醒世恒言 第十二回 慶平橋色身作孽

柳為營兮花作寨，絕色佳人稱主帥。酒兵日夜苦相攻，更有笙歌增氣概。 殺人妙算是風流，斬將奇謀有恩愛。任他扛鼎拔山雄，但與交鋒無不敗。

一戰筵前社稷危，洞房再構江山壞。連年累月不解兵，定然性命遭其害。

願君修德立城池，不侈不奢守關隘。一朝煉得慧劍成，便可笑談誅粉黛。 右心遠主人《喚世歌》

大凡人生在世，四座迷城決難打破，但說那極易惑人的，乃是女色。人常為著一念之差，遂誤了終身行止，難洗穢名，可不兢兢業業，自己保守，做個好人，自然天祐人欽。當初有個人死去陰司，看見閻羅王殿上門對一聯，上寫道：「萬惡淫為首，百行孝為先。」後來還魂，說與世人，要人警省。只是從古到今，有多少英雄豪傑受他所誤，幾曾見人肯回心轉意哩！第十八回書上說，人斷除不得酒色財氣，只勸人不可為他所迷了。卻有明明是知道的，忽然又被他迷去，這卻也不知是何緣故？不到受了五勞七傷的病候，亡家喪國的災危，到底都不肯知止，這叫做後悔已遲，何不先機識破？若還終不識破時，真是襟牛裾馬，坐肉行屍。但人自不曾想究竟田地，若把這事一回想起來，有何意味？昔日有個雲林先生，撰了醫書完畢，臨了倒做就四句詩在後邊，說：

世人不惜真性命，酷貪花酒傷成病。

一朝臥患悔已遲，使盡黃金藥不應。

可見人犯了此病，雖醫仙也難治，黃金也難救，人何苦而為此乎！又有東坡老人說：「天下傷生之事非一，而好色者必死。」俗語又說：「賭近盜，淫近殺。」我如今奉告世人，若因禍患不曾到得自己身上，故此不肯回頭，何不將這一首《喚世歌》細細尋思，卻倒也有些意味；若還再解說不出時，且所一段巧姻緣的佳話做榜樣。常言道：

人人局內醒還迷，不信但看傍州例。

如今才說一個傍州例與人看。此事就出臨安府古錢唐城西，有個慶平橋，橋北有個軍家，祖上曾做軍官，後來子孫絕了，單單留下一個女兒。只因父母亡過得早，不曾習得文公家禮，自小一味任性施為。任性也還是小事，但終日與鄰人老嫗，往往來來，張家長，李家短，管人閒事。只好說的是吃醋沾酸，嫌貧慕富，凌慢公姑。欺蔑丈夫之事。種種淫惡，且是十能；件件女工，偏又一絕。卻好天又把這生得妖嬈美貌，似一朵花兒。果是生得如何？但見：

白者是肉，黑者是發，增一指太長，減一指太短。

不施脂粉，自有沉魚落雁之容；何用梳妝，生就閉月羞花之貌。

這女子家姓王，幼年小名，叫做羽娘。年已長成，諸般皆會，卻沒有一個親眷。自己也會當家過活，祖上有些田地、房租，夠他支用，用不了的還會藏起，思量日後嫁人。一日，有個鄰家婆子，來勸他出嫁，羽娘應允了。他有的是白鏹黃錢，先央這婆子，僱倩了幾個婦女奴僕，在家伏役，儼然是個富室豪門；就央個地方媒婆，出去訪親。忽一日，訪了這府後洗花巷，一個讀書士人，姓趙名愚者。其人生得風流聰俊，博覽群書。媒婆說了來歷，趙生應允了，方來求問這女家姓氏、年庚。羽娘說：「我是姓王，幼名羽娘，今年一十六歲，父母雙亡，有個族叔，今也出外去了，家中並無別人作主。趙生若肯娶我時，擇個吉日，行禮做親就是。我自有家私，又不要他聘物。」媒婆去復了趙愚，一說就成。娶過門來。

不想這趙愚先有一個使女，名喚春兒，在家使用，有些顏色。這王羽娘到了家中，生性極懶，也不爭嫌趙生家資，只疑著他先有了春兒，便起妒念。其實這趙生並不曾與春兒勾搭，但趙生見這春兒舉動端莊，亦有另眼相待之意，不欲像使女一般看待。誰知這王羽娘一團醋意。過了一年，羽娘生了一個兒子，夫妻愛如珍玉，取名麟兒，即命春兒照管。春兒加意小心抱著，雖羽娘時加打罵，無有怨言。趙生時常勸妻莫要打他，羽娘更加疑心，說他有私。一日，春兒失手把麟兒打了一下，吃了一驚，羽娘即將春兒毒打，血流滿地。趙生又看不過，稍稍勸解說：「此女罪雖該打，奈著你受此氣力，莫不氣壞身子。」羽娘愈加怒罵，道：「你黑心偷丫鬢，連自家妻子都不顧了。只我帶來這些些妝奩家事，是誰家來的？你就忘了我。」娘天娘地哭個不住，立刻要將此女賣出。趙生受氣不過，大鬧一場，自往別處考試去了。羽娘見丈夫出外，復將春兒拷問，威逼招認私情。春兒熬打不過，只得屈招。自此以後，朝捶暮責，身無完膚，種種極刑，甚於王法。過了幾月，趙生絕足不歸，竟自收拾入京應試。羽娘恨其夫之不歸由於春兒，乃叫媒婆要賣他為娼。春兒知道，以死自誓。但感主翁之恩，希圖一見而死足矣。話說來主翁未歸，不能相見，遂自縊死房中。羽娘救之不得，為鄰里告在河陰縣中。羽娘拿些環子，散與地方鄰里，買囑衙門，費了些酒食，事遂息了。乃將一口薄板棺木盛貯，暴棄在西山天日之下。

且說趙愚入京，得中二甲進士，選了嘉魚縣尹，給假榮歸。其妻施施然傲睨自如，趙生一一問些家事，遂說到春兒。羽娘遂大哭，反說趙生，以為累日受氣，如此如此。趙生不勝傷感，欲往西山一看。羽娘愈信向日有私，復大鬧，延請親眷、鄰里告訴，以明向日非己之妒也。由是鄰里以為新聞，傳揚出去，上台知道，動了一本，趙愚止許冠帶終身，不許出仕。在家坐了兩年，正當午睡，忽夢春兒淒然而來，項中帶著一條索子，向趙愚訴說：「妾本良家女子，感主翁另眼相待，奈遭主母之妒而死，反累主人，功名不顯，實妾之由。主翁今日壽終。冥帝憐之，特著妾來相報，來生已定做一對賢夫婦耳。」言畢，淚下而去。趙生夢中忽大叫：「冤哉，春兒！」叫聲未絕而死。羽娘在旁，聞而深恨之，始終莫能辯其無私也。

這羽娘終日只是恨恨不已。過了幾時，自己悔道：「靠著這死的，著甚來由。」起了一點歪心，登時脫離了洗花巷，來到仙陵鎮上，尋間房子住下。自己算計道：「那讀書的窮酸，不可尋他作對，還去尋個商賈之家，可好像意。」遂尋了一個常州客人吉大亨員外，別號順吾。商賈起家，辛勤立業，資財巨富。吉順吾便又娶了這王羽娘。羽娘為吉大亨身邊別無妾婢，便且閣起了嫉妒之心。又生一片奢淫之念，傲慢宗族，視如仇敵。吉順吾畏懼之態，莫不畢至，任從妻子調度，宛轉曲從，不敢少忤其意。至於口腹之欲，耳目之歡，衣裝之美，極盡其侈肆。親友們見了，俱唾罵不休，他二人居之不疑，習而不覺。羽娘一年四季，酒饌果子不離口腹，只說有病，怪說人聲喧雜，心不耐煩。順吾慌了，忙忙的費了若干銀子，造了所莊，居於山間。翬飛畫棟，彩室雕闌，奇花異草，具備美觀。費盡人工銀子不必說，吉順吾只要羽娘歡喜。那羽娘居在莊上，自以為常。捧心蹙額，只怨著順吾不肯體心。順吾日夜以妻之不安為憂，凡有所命，無不順從，家務事連順吾也不暇料理。數年之後，漸漸窮了，不像得當初件件遂心，未免有了衣裳，沒飲食；有了茶果，少點心。還有那無數的奢費，如何措辦得來？羽娘只是少有不遂，便是怒罵，怒罵不了，便是啼哭，弄得吉順吾昏頭昏腦，亦只得勉強支吾，不敢出一聲怨言。又過了幾時，把田莊都賣完了，直至赤貧如洗，家中坐著一個花枝的婦人，打扮且是喬樣。自古道：江山易改，本性難移。家中雖然窮了，羽娘何曾在他心上。平日間疏親慢族，輕薄弟兄戚里。視如沒路人一般，順吾竟做了乞丐。羽娘一日看了吉順吾這個窮模樣，冷笑了一聲，竟自棄了吉順吾，不知何處去了。鄉里惡他、笑他、罵他、說他的，不計其數。又有一人嘲笑不已，作一歌曰：

羽娘羽娘貌太揚，性侈肆兮心無良。嗚呼可哀兮，家財萬貫誰為殃？無可奈何兮，男為乞丐婦為娼。

其時臨安府中，有個小吏，喚做高小園。此人專是不良之人，在家中只忤逆著父母，打罵的是兄弟。自己妻子刁氏，凍餓也不顧他，動不動扯倒，就是一頓拳頭。在外酗酒，回家就尋廝鬧。見了一個正人君子，一句話也開不得口；做著一件正經事，就弄得沒了法。一味刁惡，偏生要衝災撞禍，臨安府就是他做的一般。第一件是好的宿娼飲酒。若母親、妻子說他一句，他就打罵三日，還不肯歇，只搯勒著妻子。出外常是半月、十日不回，乾的是歹事，偷盜人家婦女，設騙人家錢財。起初有些親眷，因他原是好人家兒女，常常肯借他銀子、衣服、手飾之類；後來人人都知他是個破落戶了，一齊也都不理他，一應婚喪慶弔之事，從不與他來

往。這高小園卻也不在其意，他本是王法天理、父母妻子都不顧的，那裡認得親眷！這都不在話下。但他在這婦女身上，就是個鑽心蟲兒。一日有人說笑話，說起那吉順吾怎生樣的故事，王羽娘怎生樣的美容，他就生心要去入港。偶然一日，在他丈人家經過，他丈母已是死了，丈人到蘇州生意，制得兩皮箱灑線衣服回來。這高小園不問事由。叫個腳夫門前等著，趁天色向晚，他將兩個皮箱偷了出來，叫腳夫挑了就走。一挑挑到一個向來相處的人家藏了，只撿上好綾羅綢緞，繡得絕奇巧的衣服、裙子、背心、帳幔，留下了一箱，其餘的都尋個當行賣了。足足賣了百數銀子，藏在身邊。他有了這銀子，一發把那拐誘王羽娘做了一件心上要緊的正事。

卻好王羽娘棄了吉順吾，獨自走了出門。走到十字街頭，叫了一乘轎子，說：「我要到娘家去，住在慶平橋王官兒家裡。」轎夫得了幾分銀子，抬了去。王羽娘仍舊去尋了當初相往這幾家老嫗，告訴他嫁了丈夫，不得遂意的緣故。那些老婆子趁他口風，就取笑他一句道：「你坐在家中，怕沒人來尋你麼？」老婆子也只當一句笑話，不想倒點醒了他的斜心，倒立定主意，便思做這道兒。

這是無巧不成話，那慣做烏龜悔氣的破落戶高小園，在那仙陵鎮上，左右前後，日日探聽王羽娘的事體。這日聞得人說，王羽娘已是棄了吉順吾，回到娘家去了。高小園得了這個消息，好似棄吉順吾就隨了他的一般，快活得了不得。忙忙轉去，思量一道如何入門。記得那些灑線衣服，他說：「正是我的媒人了。」拿了許多，競到慶平橋來。問了王家門首，他就檢出幾件，在他門首發賣。那個老婆子看見，就當面口你一件，我一件，都說道：「是好衣服，可惜我們這一世不得上身了，怎生叫那羽娘買幾件兒。」高小園聽那婆子說「羽娘」二字，一把就扯定一個道：「你若看中意時，我就送你一件，我拜你做乾娘。」那婆子道：「你是個瘋子，我與你有甚往來？」小園道：「我不瘋，你家是那一家？我同你回去，好說話。」真個那婆子引了高小園，曲曲灣灣，走到兩間樓屋之內，卻好是王家後門，兩人坐了。婆子道：「你有甚言語？」高小園道：「一向聞得這王羽娘標緻，只是不曾見一面，乾娘若引我見得一面時，我送你一件灑線衣服，若見得兩面，就送兩件。」那老婆子聽說，嘻嘻的說道：「依你這般說，若直引得你到手時，連你妻兒老小一家性命都送我，也是肯哩。」高小園聽說，便道：「也都肯，只求你作成則個。」老婆子叫他坐在家中，就拿了一件灑線衫兒進去，對王羽娘說：「外邊一個人，還有幾十件在門前發賣，我先拿這一件來做樣，任憑羽娘出去自撿，撿得好的，多買幾件兒。」羽娘聽了，欣然走到後門。因是向來常到這婆子家中的，不以為怪，真個出來，看了許多衣服，挑針引線。扣繡飛花，果是精巧，看個不了。那高小園在旁邊話也說不出，魂都不在身上。羽娘看了半日，件件中意，那婆子偏說：「客人，我這大娘子都要留下在此，只是銀子遲幾日著你來取，你可肯麼？」高小園大喜，連連應道：「都拿進去，都拿進去。」婆子一件件依舊折好，拿在手裡，道：「大娘進去罷。」羽娘進去，婆子丟了一個眼色對高小園道：「三日後，你來我家中取銀就是。」小園應聲去了。

婆子隨了羽娘進來，一一說道：「好笑這賣衣服的癩蝦蟆，癡心想著天鵝肉哩。」羽娘道：「怎麼說？」婆子笑道：「你道那人這許多衣服，如何就肯放在這裡？他心下這般那般，如此如彼，你若肯依他時，三日後他來，你便與他消帳。你若不肯依他時，只留下他農服在此，怕他來討不成。」羽娘道：「我便依他，也不肯如此容易；我便不依他，也莫說得如此煩難。只憑你怎生去做罷。」婆子會意。專等三日後，真個高小園來了，歡天喜地，一身新衣，踏到這婆子家中坐下。婆子在內慢慢的走將出來，笑道：「你好造化到哩！」高小園道：「怎麼？」婆子道：「你莫看得容易，但先要說如何謝我。」小園道：「你前日說，要我妻兒老小一家性命，都是肯的，我只求事成，隨你要什麼都有。」那婆子也只當取笑，道：「我有個兒子在家，一來沒有本錢做生意，二來沒有個妻子。你若肯與他百來兩銀子，一個老婆，這事就有幾分成了。」高小園道：「打甚麼緊，銀子有在這裡。你兒子若要老婆，我就另討一個與他就是，只是不可在此同住，礙我往來不便。」婆子道：「有了銀子，任你便了。」高小園將賣灑線的那一百多兩銀子，輕輕的在兜肚內摸出，雙手遞與婆子，道：「我再幾時來討下落？」婆子道：「早晚常來，得空下手，論不得日子。等我討得一件信物，便是你交運日子到了。」小園又送了百兩銀子，大喜而去。婆子又進來與羽娘說了，大家笑將起來。把這銀子買些酒食，一面吃，一面又說道：「且待他失了魂，走到半年三個月再處。」

不說這高小園著了魔鬼，終日來這婆子家中討喜信。再說那吉順吾雖然窮做乞丐，流來流去，沿門討飯，只因戀著王羽娘顏色，要他歡喜，故把家私花費蕩盡。但他聞說，有人又去引誘他妻子，心下如何肯甘休罷了？常常窺到慶平橋，要看妻子，不知在家也不在，只因自己做了乞丐，不敢進去相認。卻時時的去探問。自古道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」慶平橋的人有那一個不知道。人人說一個賣灑線衣服的，丟了若干衣服，舍了許多銀子，要騙騙著王羽娘。這句說話，別人聽了，只做個笑話。不想被吉順吾這個叫化頭聽了，也不覺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思量持把快刀，把這人一刀殺了，方出得這口恨氣。只不認得這人，又不曉得他名姓，怎殺得他？左思右想，沒個法兒。且先去叫化了幾錢銀子。買了一把賣豬的大板刀，磨得鋒快，預先藏在慶平橋底下，料道這人不常來的，只在此間等他便了。等了三四日，只見人來人往，得知是那一個，好殺得他？走來走去，剛剛走到一個去處，只聽得當當的鑼兒敲響，一叢人眾在那裡聽說，順吾也挨進去聽時，只見那敲鑼的口中念著招子上言語道：

立招子人刁信，號元聘，在於月日，被賊晚間盜去皮箱二隻，內有蘇州灑線綾羅衣服若干件，值時價銀二百兩，不知何等賊囚盜去。如有知風報信者，賞謝銀三十兩，收得者，情願同分一半；若拿著賊人、告官究理者，謝銀五十兩。決不食言，招子是實。

吉順吾聽了，心下想道：「我正一時不知那人姓名，不好殺他。如今不管是他不是他，好歹做他看罷。這也不叫借刀殺人，他乾的事，卻也不是原該砍頭的麼。落得報他個信兒，也先有得報信三十兩銀子到手，豈不一舉兩得。」算計已定，即忙鼓掌大笑道：「刁元聘，我報你的信，你須先與我賞錢。」那敲鑼的道：「眾人在此為證，你若說的真時，到家中與我主人說明就有。」吉順吾歡喜，跟定了那人同回家中，見了刁元聘，備細說了一遍。刁元聘大喜，登時付出十五兩銀子，把與吉順吾道：「待訪得真時，再找你十五兩，如今你先拿去。」吉順吾道：「有什麼不真，你一發都拿來與我了，我教你一個法兒，就拿著真賊。」元聘大喜道：「恁地我都與你。你如何教我捉賊？」吉順吾道：「你先到察院裡告了狀子，出了公差，你競著公差去鎖拿了慶平橋王家後門邊一個老婆子，不消到官，他都嚇得魂不付體，自然一一說了出來。那怕賊人有三個頭、六隻臂膊，待走入地縫裡去罷了。」刁元聘道：「妙極，妙極，我定是不該失脫，難得遇你。」又送他幾件新衣服，一頂時樣帽子、一雙新鞋襪。順吾穿戴起來，依舊是個常州吉大亨員外，搖搖擺擺，闊論高談。自古道：

孔方能擺跛，白鐵會言談。

吉順吾有三十兩銀子、一件衣帽，就不是那乞丐營生了。別了刁元聘出來，叫他自去察院衙門告狀行事，他有了銀子，穿了新衣，就思量要去看望王羽娘。難道怕他不認？一面又思量道：「且待他告准了狀子。出了公差，拿著賊頭，是甚姓名模樣，我記在肚裡，然後到他家中，得便就好下手，且慢些去罷。」

卻說那高小園，終日像熱鍋上螞蟻，一日到那婆子家走上數次。那婆子利害，終日只約著他買些酒食與他吃，又告訴他沒衣裳穿，高小園把自己母親並妻子的冬夏衣服都偷了出來，把與這婆子，足足走了三四個月，費了許多銀子；又到各處設騙東西送來，那裡就得上手，終日往來，全無退悔。豈不知：

他弓莫使，他馬莫騎。我淫人婦，

人淫我妻。思量謀彼，自折便宜。

其日，那刁元聘在察院裡告准了狀子，差了兩個差人，協同坐坊應捕，總甲地方七八個人，拿了察院火牌，一同竟尋到慶平橋王家後門頭兩間樓屋內，一把拿住那個老婆子，說了緣故。那婆子嚇得魂飛天外，慌忙跪下叩頭不住道：「列位老爹，不要難為我，准在今日，我還你那個高小園便是。」眾人道：「既然有人，便饒了你，只是我們要在此坐等。」婆子道：「你眾人在此，就不便了。少刻那高小園就到我家，你們拿了就走，便好，只是可在我大門前後等著。」眾人道：「也說得是，不怕你這婆子走上天

去。」好笑。也是這高小園悔氣，偏生走了半年，恰好這日早晨，婆子到王羽娘處，取了一隻玲瓏空心玉簪，送與高小園為信，約定在今晚與他相會。可的眾公差、應捕，一齊尋到，等不上半日光景，那高小園又不等得天晚，先已來到婆子家裡，歡天喜地，又去那裡弄了十來兩銀子，遞與那婆子。婆子慢慢收了道：「今日才真真的是你造化到了，玉簪兒相會得成也。你且坐下，待我去羽娘處說一聲。」說畢，走到大門外，把手一招，眾人一齊趕入，一鐵索照著高小園頭上套了，道：「做得好事，做得好事！你做賊罷了，還要偷婆娘，難道天理遠、王法不近的麼！」高小園心虛，只求饒命。眾人也不聽他，牽了就走，回到按院衙門，正值按院升堂，初審，先是四十大毛板，夾了一夾棍，差人押他去王家起贓。眾人一湧，帶了這死囚，同到王家，果然那些灑線衣服都在，銀子一百兩也在。眾人道：「這窩家也難逃避。」把個王羽娘也一索子縛了來，哄動台府的人都來察院前看把戲。察院審得賊犯有贓，行奸無跡，把王羽娘放了回來，已是驚得半死，回到家中去了。察院又將高小園加責二十板，又是一夾棍，寫票叫原告領贓。差人到刁家說了。刁元聘那知就是女婿高小園偷的，便頓足道：「那畜生平日所為，該受此報。只是連累我女兒，如今不十分去咬緊他，好歹也可鬆他罷。」心下思量釋放他。只得同了差人去見按院，稟說贓物雖然是灑線衣服，其實未必真是小的的，小人也情願不領此贓，把來入了官罷。此人雖是個賊犯，卻也與小人有親，只求爺爺責治已後，釋放他罷。」按院道：「既是原告不願認贓，權且釋放；如若再犯，刺配無疑。」又把高小園打了二十鐵巴掌，放了出來。見是丈人救他，自己呆著臉，慢慢挨身出來。丈人留他回去，眾差人不肯，又是一頓奉之公，趕他自去。扯了他丈人刁元聘到酒店裡，又吃了十數兩，詐了十數兩，然後各人散訖。

這高小園雖是打了板子，熬了夾棍，那玉簪兒的心還不死。趕了出來，也不回家，依舊逕到王家後門，思量了償玉簪之信。卻說那古順吾常常打聽那刁元聘的官司，聽說拿賊到官，他就到察院衙前細看，認得這高小園了。及至救了出來，他緊緊跟著他，看他走路雖是熬疼，可的不東不西，只走的是慶平橋來路。吉順吾道：「他明明還想著我羽娘妻子，我如何氣得他過。」也一步步的遠遠尾著他，高小園挨得到王家後門，天色已晚了。吉順吾有心先走一步，走到慶平橋下，取了那把板刀在手，覷著高小園將次走近面前，吉順吾看親切，劈頭一刀砍去，把高小園的臉劈做兩塊。高小園叫得一聲「阿呀！」吉順吾趕上又是一刀，結果了性命。幸得天色晚了，人家後門無人行走，吉順吾一手拖了這死屍，路旁一個大窖坑，將來撲通一聲丟了下去。吉順吾大笑道：「今日方出我的恨氣，我便明日去看我那羽娘怎樣待我。」撇了那刀，走回去了。

日前王羽娘被察院放回，免不得又羞又氣，卻又不悔恨自家做事不端，到越撒潑道：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我今走去娼妓家中住罷，那迎新送舊的道兒，我偏不會麼！」一面思想，那兩隻腳就是有人推移的一般，連連走了下樓，開了後門，趁著天晚，一步步走去。走了半箭之地，只見前面似一個人領著他的，轉東往西，不知走的是那裡。走了一會，前面那人道：「王羽娘，我是高小園，來赴玉簪之約，就在此間罷。」王羽娘吃了一驚，抬起頭來，看見那人是兩塊生的臉，滿面是血，披頭散髮，一個惡鬼。王羽娘嚇得驀然倒地。那鬼魂還待上前扶起，忽然一個戴紗帽，穿紅圓領的，後面跟著一個青衣女子，走向前來，大聲喝道：「賊犯鬼魂不得無理，速退，速退！」那鬼忽然去了。只見這戴紗帽的，輕輕將手扶起王羽娘來，道：「王羽娘，你認得我麼？我這青衣時常要來尋你索命，是不與你較量。誇日卻是你尋我，恰去不得了。」只見那青衣女子上前道：「王羽娘，你認得我麼？你生前道我與老爺有私，你曾親眼看見麼？直冤屈殺了我性命。今日同你去見閻羅大王，證個明白。」王羽娘省起，是當初的趙愚，做官回來，並春兒使女，只是不敢做聲。被這春兒向前，塞了他滿口沙泥，忽就都不見了。羽娘依然倒在地上，已是死了。

到得次日早晨，只見吉順吾慢慢的走將來，走到樹林之內，正是昨日殺死那高小園的所在。高小園屍首已是丟在糞坑內，只見又是一個女人死在地上，上前細看，正是王羽娘的面貌，一時吃驚起來，免不得驚動了地方鄰里，一齊來看。吉順吾道：「這是我妻子王羽娘，不知何故，死在這裡。」眾人一向怪著這王羽娘，替人家婦女裝幌子，一齊道：「這樣養漢沒廉恥婦人，死了倒也乾淨。我們去取些火來，燒了就是。」吉順吾也不敢作主，憑這些人一把火燒了。吉順吾只得也哭了一場，走了回來道：「我去看那刁元聘，怎樣說話，如今賊都拿了，贓已真了，他不該謝我多的麼！若再討得些銀子，也好做些道場，是我夫妻一念。」急急走到刁元聘家裡，只見又是一個女人在那裡啼哭。刁元聘出來，見了吉順吾道：「這哭的乃是小女，今日有人報他說，小婿已被人殺死，他在此無依，故此痛哭。你原何也面有淚容？」吉順吾道：「我妻子王羽娘，不知何故也今日死了。我思量問你再借些須，做些功果薦他。」刁元聘聽了，笑道：「我倒有個算計，那兩個姦夫淫婦，死也是遲的了，等他二人去做死夫妻，你兩人倒做個活對頭罷。他也不受你追薦，我也不要你聘財。」叫出女兒刁氏，同拜了四拜，同做了親。那刁氏啼哭才了，使出來拜堂。可知高小園謀騙王羽娘不曾到手，身受砍殺，自己的妻子刁氏，倒白白生生的伴著吉順吾去了。才信道：

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善惡之報，如影隨形。

詩曰：

花枝無主固堪傷，不顧人倫是禍殃。

好色貪淫宜近殺，臨崖勒馬勸收韁。

總批：此一回書必須記得，看官各自去細心相（以下殘佚）